

好句

方家達著

上海廣益書局印行

4815.14
2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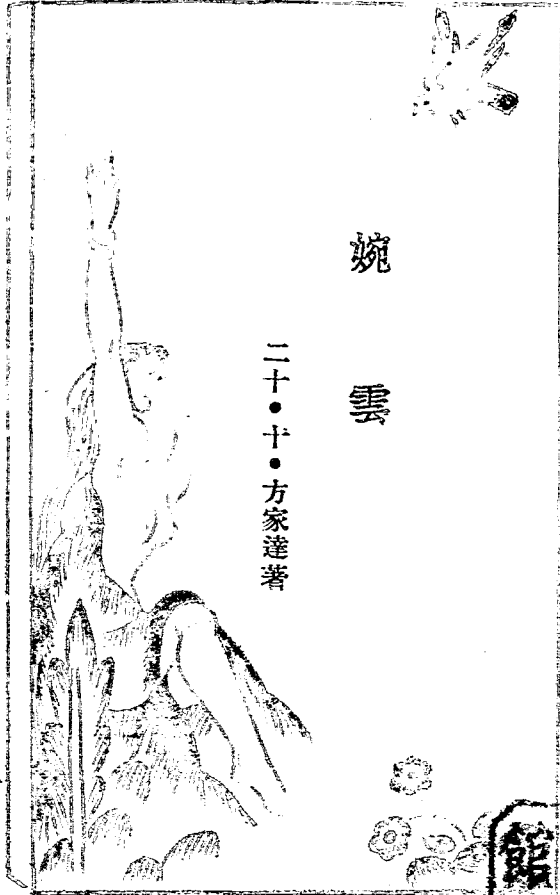
方家達先生惠贈



東方圖書館惠存

婉雲

二十・十・方家達著



方家達敬贈



「二版」序言

一個秋天的下午，我從極司非而花園散步回來，在桌上發現了一封從廣益書局來的信；希聖先生告訴我，我那本「被污了的蓓蕾」底「婉雲」將要再版了。

本來，我這本初次嘗試的很幼稚的幾篇東西，就不應該付印的；是去年的夏天，學校放了假，從上海回到長沙，經過武昌的時候，到曇花林去看袁昌英先生，袁先生對於文學有高深的研究和修養，而我呢，自從在哈爾濱初進中學的時候，就很歡喜看看那時候所出的所謂新小說，自己又常常地寫些似通非通的詩；不久，我便發現了我是十分愛好文學，後來在北平流浪的時候，在那公寓的斗室裏也曾寫過幾篇小說，這次和袁先生談起，她給了我許多高深的指教，使我發現了許多到文學境界去的途徑。那

次我回到了長沙，就在那炎熱的六月，寫了幾篇東西，寫好了後，寄給袁先生，請求她給我高深的批評。過了夏天，我回到上海，一天接着袁先生的信說，我那幾篇東西已送給某一書局出版了，當時，我心中很覺得慚愧，我這第一次的嘗試，是多麼幼稚呢，不過，袁昌英先生的好意，我是十分十分感謝的。

自從「婉雲」付印後，好久好久一個字也沒有寫了，爲什麼自己這樣消沉呢？今年已是整整地二十歲了，眼見着青春的歲月，漸漸的逝去，而自己仍然陶醉在美麗的幻夢中，不振作起來踏着實地努力做去！目前的境況愈趨惡境了，年邁的祖父和父親，陷在暴日勢力下的藩陽，母親呢，仍是懷着深深的苦痛帶着年幼的弟妹在長沙，我不畏進的孩子呢，却讓自己的天真偷偷地逝去而走上墮落之路。

這裏面的幾篇文字，記載着我過去的天真的生命，雖是幼稚的留痕，但，朋友們，我却是懷着純潔的心情很真實地描寫出來的。朋友們，我在這裏靜候着你們好意的批評！

昨夜，夢見一位如童話裏的小仙女孩，她帶着天眞來到我的面前，微笑着輕輕地敲着我的心門，指着天眞那活潑的小孩子說：「你好好地保護着他，不要再隨便地將他失去了！」

朋友們，要是天眞確實地歸來了的話，那麼，在不久的將來，或許我又能收集些天眞的歡樂的故事，獻給大眾。

一九三一，一一，一；上海，梵王渡，大夏。

一朵被污了的蓓蕾（代序）

三伏天，在長沙，那酷熱的南國，更感覺得炎熱得不堪；院子裏梧桐樹上不歇的蟬聲，聽着更使人心煩燥。

——哥哥，這一朵美麗的未開的花，到底給楣妹丟在溝裏去了！鵬弟這樣說，當我流着汗正在整理一篇稿子的時候。

這美麗的花苞，是我在鶴那裏的一個花瓶中摘下來的；當我發現那花叢中有朵鮮紅的花苞的時候，那未開的蓓蕾，忽然使我十分愛好，而終於摘下來了；那蓓蕾，是那麼的紅豔，那麼的圓滑；她正好是象徵着人生的兒時，裏面蘊藏着無限的天真與柔情。帶回家來，給小妹家楣看見了，就要，不給她，但她撒起嬌來了，終於被她拿着玩去。

了；而現在是被丟在溝裏了，我聽見鴿弟這樣說的時候，我心中很難受，好像這鮮紅欲滴的蓓蕾，和我有什麼情感似的，我很傷悼牠的被污，而跟着使我想起了另外的一切。這集子裏面的幾篇東西，是我十八年生命中所殘留的傷痕之一部，而我過去的生命，正好如這朵鮮豔的蓓蕾一樣。

秋深了，紅葉儘隨着寒風在空中飄舞。昨夜，我一人在柏油路上散步，從海格路轉到霞飛路的時候，那夜景是多麼美麗啊！那一線的路燈，兩旁的樹木，清靜的房屋，這情景是多麼恬靜而美麗啊！可是在我這孤獨者，却只覺得悲懷！走了許久，忽然前面來了一陣笑聲，漸漸地近了，是異國人，一位中年人和一位中年婦人，還有兩個活潑的孩子，這顯然是個美滿家庭了，他們很快樂似的說笑着過去了；這使我想起了在危險的長沙終日不安的母親和弟妹們，以及漂泊在哈爾濱的父親。

天哪！我們為什麼不在一塊兒，而四處流浪着呀！

家達於上海海格路 一九三〇，一一，一八。

目 次

孩子時代的故事·····	一
城外的城外·····	二七
婉雲·····	五三

孩子時代的故事

一 鶴皋壩

鶴皋壩，那是在湖北蒲圻縣的一個小村莊，我已經快十年沒到過那地方了；我外家就在那裏，是一所高大的中國老式房子，不記得是什麼樣子了，彷彿在大門外頭，有一個禾場，再過去有一口大塘，再過去那就全忘了。

長大了，聽見媽媽說，我是在外家生的，那正是「反政」的那一年——民國元年。說起我生的地方，我記起陳家外婆家的一些小朋友們了。

五歲的時候，我跟媽媽和我小三歲的弟弟，坐着轎子，走了大半天的路，於是到鶴皋壩了，接着便在那地方住了兩年。

我有兩個表兄，三個表妹，還有一些小朋友，他們是住在隔壁或者附近的。在夏天，

太陽剛下山，我們這班淘氣的孩子們，都到禾場裏來玩，大人們也搬着竹牀到禾場裏乘涼。不頑皮的，就乖乖兒的靜坐着，聽大人們講故事，淘氣的兒子，就都到塘邊上來玩，釣魚，打漂漂，上樹去捉蟬涼子，或者做摸子玩，再下流一點，就是打銅角子碑，那是痞子行爲，在媽媽的面前，我不敢跟那些孩子打。

我更歡喜在塘邊上釣魚，或者打漂漂。

有一天，我同大表哥一路到塘邊去釣魚，沒有好久我們釣得一大盆了，那塘裏魚真多，水又清，大人下去，用盆就能夠盛着很多的魚。

「樹哥，我們來打漂漂吧，看誰打得多！」我看見魚釣得不少了，拿着一塊尖尖的瓦片，這樣的喊他。

「好咯，你一定不行！」他隨手就拾起一塊瓦片。

真的，他比我大了好幾歲，每次打漂漂，總比我打得遠些，個數多些。

「哼，不怕你，上回我手腕痛了，這次來試試看，」我不服氣，其實一定打他不贏。

「你看家簿。」

他微俯下身子，手一動，那塊薄瓦片，就很快的飛到水面上去了，在水面連續的漂了十幾下，纔沉下去；他的本事真好，沒法！跟着我也用力拋去，但是可憐，太丟重了，漂了兩下就沉了！

「這次，我太用力氣，怪不得，再試試看。」我還是不服氣。

「細伢子，不行啊，再來也是我打得多！」他只比我大幾歲，其實都是小孩子，但是他每次都這樣喊做我細伢子，我的心中說不出的不高興，每次都同他提出嚴重的抗議，但是總不得效果，他總比我大些。」

「喂」的一聲，他手中的瓦片又飛出去了，這一下我以爲一定比上次更加多些，會漂幾十個，但是不然，他臉上沒有先前好看了，那瓦片很有勁的在水面上一撞，「的凍！」就沉下去了！

我的瓦片也跟着飛出，一連在水面上漂了好幾下，這次我可大大的高興了，這是

一次意外的奇勝，我臉上也笑，心中也笑，歡喜得什麼似的。

「哼哼！牛皮破了！細仔子行不行啊。」我很得意的譏笑着他。

他只得話說，沒法！他想再和我比，但是無論如何，我不肯，恐怕失去這一次意外的奇勝，他只得說：「你還敢和我比嗎？」

「哼哼，牛皮破了，看是誰不行啊！」我只是這樣譏笑着他。

回來的路上，我很高興的唱着歌，他輸了，只得默默地聽着。

「二舅娘，我今天贏了樹哥，打漂漂，他不行。」

我逢着人，就報告這一次的勝利。

「媽媽，樹哥不行！」

「三姐，我贏了樹哥，」

「五弟，樹哥的牛皮破了！」

「.....！」

這次打漂漂，無意中贏了樹哥，我逢着誰就說自己有本事，樹哥不行，以報他平時喊我做細仔子，輕視我的仇。

這晚上，我記得睡得十分甜蜜，在熟睡的時候，有時還在夢中手一動一動的，好像在塘邊上用勁打漂漂。

伏天慢慢地過去了，也沒有蚊蟲咬人了。一到吃完晚飯，四舅就監督着我們唸書，孩子們在夏天玩得瘋了，一時那裏能夠管束得住；但是，當我們看見四舅沒有笑容的臉，和那放在他面前一條光滑沉厚的竹板，都怕挨打，只得大起喉嚨唸書了，一邊唸，一邊用眼睛瞟四舅那討厭的臉，一邊和哥哥弟弟們做鬼臉。

還好，每次都有那和善的外祖母，替我們解圍，她老怕孩子們唸得太久，吃力，要四舅走開，等我們睡去，其實是叫我們玩法。

在晚上，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夠暢快的玩，因為到處都是黑壓壓的，每個孩子的心

中，都懷着那黑陬中藏著鬼的心理；因為常常聽見杜二媽說，在晚上，她看見一個散髮腫胖的落水鬼，從禾場那邊塘裏爬出來，在田塍上走路；外公楊四爹也說，在上屋裏，一間小房子裏，常常地在半夜有鬼叫；王老伯說得更嚇人些，說什麼：有一晚，在東廂房的門前，看見一個東西，吊在橫梁上，蕩來蕩去，舌頭伸出來有幾尺長！這樣，在晚間，我們不能暢快的玩耍了，這是我們唯一抱憾的事。

有一回，隔壁的王老伯又到這邊來了，他是一位上了年紀的老頭子，我們也還歡喜他；每次，他能講一些有味道的故事，給我們聽；每次，都不落空，我們也不會忘記，只要他過這邊來，我們就有故事聽了。

他坐下，我們圍着他，還有大人們；他和大人們談一些閒天後，便和我們講故事了；孩子們都想著，王老伯肚子裏，不知裝了多少故事，每次都講，但是每次都是不同樣的，另一個有趣的故事。

我們怕鬼，但同時又十分歡喜聽鬼的故事，像這一類的故事，在王老伯的肚子裏，

也裝了許多，然而，他不大和我們講，怕我們嚇着，並且我們先前高興的聽着他講，過後我們又十分的害怕，便大大的埋怨他了。

這次，他來了，少不得又要講故事，講來講去，又講到鬼的故事了，於是我們更清靜的聽着。

我是一個最怕鬼的孩子，聽見他講鬼，我想走，去睡，不聽；但是我又想聽，因為他講得是那麽有趣；有時，大人們都在精神專注的聽着。到底，我聽着怕了，趕快坐在大人們中間，兩邊前後都有人，我坐在中間，這纔放心點，生怕那鬼把我抓去似的，又好像那鬼就在我旁邊站着。

那晚聽完了故事以後，我十分害怕，睡的時候心中總是忐忑不安，好像帳子外面有許多鬼！越想越怕，結果只得鑽進被子裏去蒙着頭，氣都不敢大出，這樣出了一身冷汗，不知道在什麼時候睡着了。再睜開眼，天亮了。

從那次後，我再不聽王老伯講鬼的故事了。

二 故鄉嶺上

從外家回來，就住在嶺上，那是我的老家，也是我的故鄉。

在嶺上，只有我們一家，分做三個門面，我跟媽媽祖父在那裏住了許久，那時曾祖父還在，白鬍子長到胸前了。

屋後，是一所竹林；室前的兩邊，是一片樹林，再過去，是稻田了。也和外婆家一樣，有禾場，有塘。還有一個很大的菜園，可沒有鶴皋壩那樣熱鬧了，但也不很寂寞，只要走遠一點，那裏有一個小村莊，叫做楓林嘴，在那裏什麼也有賣，還有從聶家市街上來的把戲看。每次去，都要大人伴着，因為從嶺上到楓林嘴，要經過一座很高的木版橋，一不小心，就會掉下去溺死！

回到嶺上，我沒有像在外婆家那樣多的朋友了，只剩得我和小弟弟，雖然隔壁叔祖有兩個小孫女兒，她們看見我們是新來的，似乎太陌生了，總歡喜紅臉，不和我們說話，也不和我們在一起玩。沒法，我的心中寂寞得不堪，只得成天的悶在房裏，和弟弟打

架，和媽媽淘氣；皮氣沒有先前那樣溫和了，媽媽說：我不乖！小弟弟也噉着嘴吵，要回外家去。

我們兩個，常常在附近的樹林子裏玩，後面竹山上也去過，但後來不敢去了，聽說那山上有一條大狼，吃小孩子。

從大門出來，就是禾場，從塘岸走過去，下坡，是一個很斜的坡，就有一片金黃色的花，那是油菜，十分美麗，再過去，有一條小河，水很清澄，瞧得底兒，我和弟弟常在這裏釣魚，有時到那邊山腰裏的小溪中，去捉螃蟹。

不久，到底孩子們容易相好，我們和隔壁兩個小妹妹玩在一起，並且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有了伴，自然玩得熱鬧些，每次在大人所規定的讀書的時候，我的心是在外面跑圈了，小弟弟也不肯認字，只叫着要玩，我年大些，只悶在心裏發愁。

這是一天早上，我清早就起來了；老弟還在睡，一個人到外頭去曬太陽，那是在初春，纔出來的太陽，十分溫和，像在微笑紅着臉的少女，溫柔的撫摸着我的全身。

在禾場上坐了一會，覺得太無味，走到那邊樹林中去；那裏有幾個新砍掉了樹幹留着的樹根，我坐在那一個較高而很平滑的上面，默默地想起昨天在楓林嘴街上玩耍，和徐長興油貨店裏的五香麻花，與椒鹽脆子的味道；同時又計劃着，今天如何同弟弟妹妹們玩耍的法子。

一陣風送來一羣孩子的笑聲，我聽到，知道那笑聲裏有幾個人；好久就聽熟了，這次，我知道是隔壁的兩個妹妹和小弟弟。

果然，一點不錯，他們在林子外面喊我了，接着從那條很狹的路上，來了一羣我的伴侶，走頭的是弟弟，跟着是兩個妹妹，忽然！使我注意，而且有點奇怪，在這三個孩子後面，還有一個比我們還大的女孩子，我從來沒有看見過的一個陌生人！

「她！」我迅速的從樹根上跳下來，望着那新來的朋友，很高興的問老弟：「她是

誰？」

「啊！她——她是昨天從街上來的大姊姊！」

兩個妹妹；搶着告訴我，那新來的朋友，似乎很怕醜臉上緋紅了。

我因為對新來的朋友表示歡迎的意思，請她坐在我先坐的那個很高而且平滑的樹根上面了。我們就坐在她面前的草地上，她先前不肯和我說話，但不久。我們談得很高興了。知道她會講一些美麗好聽的故事，她住在聶家市，那是街上，自然比我們鄉下孩子聽的，看的，多得多，她已經有十歲了，我們都喊他做大姊姊；她雖然是街上來的，並不擺格，在我們的眼中，這位新來的大姊姊，是一位美麗而十分溫和的朋友。

我們很歡喜跟她在一起，她穿的那身淡紅色的衣裳，和那雙黃色皮鞋，就夠我們感覺她的美了。

不久，就是從這樹林裏回家的時候，我們和那新來的很可愛的大姊姊成了好朋友。

這天晚上，她和妹妹們到我家來玩。

她坐在我的書桌前面的椅子上，我們圍着坐着，聽她講城裏的事情，那是一些我們從未聽見過的有趣味的故事；她真會說，和大人一樣，說的話又有趣，又好笑，又大方，我們很清靜的聽着，比聽四舅講書，還要清靜，誰也不做聲，祇她在高興的說着。

「大弟弟！你們這裏也很好玩呢，我喜歡這裏，在街上，不好玩，我在那裏沒有一個好朋友！」

美麗的大姊姊，講了很多關於街上的故事之後，她向我這樣的說，因為我大些，所以叫我做大弟弟。自從離開外婆家後，就沒有人叫我做弟弟了，只天天聽見弟妹們，喊我做哥哥，這次聽見她在喊弟弟，我十分喜歡。

「真的！」我不很相信她所說的話，「我想街上，一定比這裏好玩得多；大姊姊？」
「我不騙你們，街上我住得太久了，過得煩膩了，還是你們這裏好玩些。」她很認真的說。

「那容易，大姊姊就在這裏和我們玩好了，不要再回街上去。」我弟弟接着說。她不做聲，好像不肯再說下去，兩個妹妹好久不說話了，這時她們替她回答着這句話：

「哥哥，你不曉得姨媽說，只在這裏住幾天就要回去呢，大姊姊要跟着她一起回家。」

這消息令我和弟弟很不快活，好容易是這樣的一個可愛的伴侶來和我們玩，不久就要回去，這叫我們太掃興了；大姊姊也很難過，與我們同感到十分不樂。

「這樣吧！」我想了一個主意。「要姨媽先回去，大姊姊留在這裏，要回去的時候，我們請叔叔送她。」我又問她，「這樣，你肯不肯？」

「好！……好！……好主意！大姊姊和我們在一起吧。」弟妹們都贊成這個法子。

「好是好，我是很願意的。」她很快樂的，和我們表同情的說：「只怕媽媽不答應呢！」

我們沒想到這方面，真的，要是姨媽不放心，不答應呢。

結果，我們想出一個完善的辦法，就是去要求姨媽答應這個請求。

那天晚上，我和弟弟都沒睡得安寧，做夢都在與姊姊說話，講故事，又夢見大姊姊和姨媽回去了。

第二天一清早，就爬起來，太陽剛出山，我和弟弟在禾場上等她們出來，沒有好久，她們出來了。頭一個是大姊姊說：

「昨晚在牀上，同姨媽說了，她起先說不行，後來我假裝着要哭，她纔答應，只多在這裏住幾天，還是要我一路跟她回去。」

我們都很失望，沒法，姨媽只有一個這樣像寶貝的女兒，一定捨不得她一個人在這裏的。

「不要緊，弟弟，橫直還有好幾天，我們到那時候，再想法子吧！」大姊姊這樣安慰我們。

我們牽着手，暫時快樂再說，在這時，大姊姊給我們唱了一隻美麗的歌兒，並且教給我們；兩個妹妹比我和弟弟似乎唱得好些，她們是女孩子。我們互換着講故事，暫時是快樂着。

真乖，自從大姊姊來後，我沒有先前淘氣了，弟弟更加文明些，只是想和大姊姊唱歌，講故事，或者畫小狗，小人，菩薩玩；也不想到泥水中去捉螃蟹了，也不想做腌臢的泥人兒了，楓林嘴的五香麻花，都不向媽媽吵着要吃。我真不知道為什麼，和大姊姊這麼的要好，並且變得這樣的文明，而不玩皮了。

姨媽因為我們幾個小孩子的要求，多住了六天，在這幾天中，我們盡量的想法子玩，使大姊姊快樂，都把平常所有的財產一齊拿出來；我把那我最寶貴的幾張爹爹從長沙城裏寄來的書片和脫了一雙腳的小洋囡囡都拿出來，送了兩張好看的畫片給大姊姊，她十分歡喜。在這幾天，她給我們講了許多好聽的故事，我學會了兩三隻美麗的歌兒。

她又說街上的風琴，手指按上去就會唱歌，有洋號，還有背着洋鎗穿着灰色衣服的兵，她說，她最不歡喜最討厭的就是那穿灰色衣的兵，她說那些東西，比李伯伯的守門老黃狗還惡，她看見了那些人，就得飛跑，很怕那老黃狗來咬她一樣，她說了許多許多，我們十分歡喜。

最後的一天來了，媽媽說今天要回去！大姊姊要和我們分開了，或者再永遠不能夠見面！在我們每人的心裏，是多麼難過啊，我，她，弟弟，和妹妹，都感覺得一種極大的悲哀與空虛。

誰也不說什麼，好像話太多了，一時不知從那句說起，無心講故事了，大家靜默着相守着，一刻也不肯分開。

吃飯的時候，肚子好像飽了似的，總吃不了，小小的心靈中，已十分的悲傷在這次好友的別離。

起初，她來的時候，已經給我們每人一枚彩色鉛筆，這禮物已給我們十分的欣喜和寶貴了。

我們坐在一起，默默地不作聲，心中酸酸的很是難過；忽然，她好像記起來什麼事情似的，跑開了！

不一會，她拿來一包東西，打開，在每人手裏都擦了一樣，我們知道這是臨別她給我們的禮物；給我的是一個好看的小洋紙本子，和一條小牛，那是用蛋壳一樣的材料做的，和我那個脫了手的小洋洋因因差不多，我們用感謝的目光，向她看着，也沒有什麼話說，將贈品放到口袋裏面去了。

我們也想着要送她的東西，我送的是那剩的幾張畫片，和一包甜粟子。那是我心愛的食品，弟妹們的我不知道。

姨媽和大姊姊都預備好了，抬轎的阿四和閨生，也吃飽了飯，我們明明也知道，大姊姊是要回街上去了！

她走到我們面前，假裝着笑臉，和我們道別：

「不久，我又會和媽媽來的，再來，我一定帶許多好玩的東西給弟弟妹妹。」

「大弟弟，你那幾張畫片真好看！」

「……………」

我們的眼睛紅了，想哭，但是那邊有許多大人，我們怕醜，就沒有哭，眼中滿盛着將流出的淚水。

「大姊姊，你走了，我們真不好玩了，你到街上不要忘記了我們啊！最好是要媽媽來，那姊姊也就會和我們在一起了！」我忍着淚說：「姊姊，我們這裏不久就有熟桃子和李子吃了，你若是在那時候又來，我們就可以在一起吃了；要是不來，我一定要摘些大的熟透了的，要別人給你送去，姊姊……別忘了我們啊！」

「是的……是的……我一定記得的！」女孩子的心腸軟些，她哭了。

我們也再不做聲，只暗暗地傷心。媽媽上轎了，她和我們牽着手，還是不肯走。

玩。

姨媽在轎裏和大人們說：

「你看，小孩子們在一起，最容易要好！」她又向我們說：「寶寶們，我下月一定來

這樣我們不得不放手，她流着淚，對我們只輕輕地說了一聲：「我去了！」

我們一直看不見轎子的影子，纔默然回家。

回來，我一人坐着；心中忽然一酸，先前含着的眼淚，自然的流下來了。

大姊姊，在我和弟妹們的心中，是許久許久都沒忘記，每次玩着，我們總記得她。

一月過去了，桃子李子都紅熟了，我們只得獨自吃着；沒有人上街，也沒有給她送

去。

又過了好久，大姊姊終於沒有再來。

三 兩腳馬與自然的音樂

姑姑，住在樓閣上，離我家裏約有三里多路，走起來，不到一點鐘就到了；這是我常

去的地方，也是我最歡喜去的地方。

每次和媽媽多半是和祖母，一路坐轎子去，但是，我不歡喜坐轎，路不甚遠，走起來還有趣味些。

鄉間的道路，都不好走，有的兩邊都是水田，不小心就會掉下去，有的是山路，上山下山，那不平的石子狹路，小孩子是不容易走的。到樓閣山只有三里多路，然而我一人總不敢走，並且沿路都有惡狗，所以每次，媽媽和媽媽不和我去的時候，我就得跟着沈師務去，他是我家的長工。

每次，只要我去姑姑家，她總是預備一些從街上買來的點心，僅盡我的量吃，還有在那裏吃飯的時候，我能夠吃到我最歡喜的臘肉，臘魚，和些別的好菜，回來的時候，口袋裏還塞得滿滿的。

億哥，他是我第二個表哥，和我最要好，每次去了，他總是帶我到附近的小村裏去玩，把他最心愛的玩具拿出來給我，在那時候，他是最好的朋友，我們從沒相罵過，他比

我大三歲，是個小胖子。

達到寂寞無聊的時候，我就想到德哥。和姑姑家裏底豐富的點心了，於是向媽媽吵着要到樓閣山去。

到樓閣山的途中，只有三里多路，在小孩子看來是很長的一條路；我不願意走路，也不歡喜坐轎，沈師務就是我所說的「兩腳馬」了，他是一位和善的中年人，做我的「兩腳馬」有年數了，從我能夠騎在他的肩頭上的時候，直到他背我不起爲止，每到姑姑家去，就連想起他來，沒有他，我就別想去，因爲我一個，不敢獨自走這樣的路。

「兩腳馬」的名詞，是我和住在臨湘縣城的本哥，給他起的。有一次，本哥從縣城老遠的跟伯娘到鄉裏來，我看見他同我來姑姑家去騎在沈師務的肩上一樣的，騎在一個人的肩頭上，後來，他告訴我，他已經起好了一個很恰當的名詞，叫做「兩腳馬」。我也同意，從此我就叫沈師務做「兩腳馬」了，他也不拒絕這個名詞。

騎「兩腳馬」是這樣的，沈師務先蹲在地上，我再爬上去，腳分開，坐在他的兩邊肩頭上，手抱住他的頭，這樣就可以很舒服的坐到姑姑家去，或者旁的地方。

在我們鄉下孩子們，差不多都歡喜騎在大人的肩頭上，因為這很好玩，比坐轎子和土車好玩得多。

六月，大熱天，正是桃李出世的時候，德老哥早就送信來，要我到他那裏去吃桃子，又說李子也熟透了；我家後背山上，也有幾根桃樹，果子也紅熟了，但是不知道是什麼緣故，總不及姑姑家裏的嫩甜，每年一到六月，我就到樓開山去飽吃一頓。

那是一天的晚上，因為在白天，太陽底下不能走路，熱得太利害了；我和沈師務到姑姑家去，照例我又騎在他的肩頭上了。

我們慢慢地走着。

天上有一個不大圓的月亮，晶瑩地照在地上，樹上，和我們的身上，我總看見那潔白的月亮，在天上跟着我走，一直到姑母家。

三伏天，在鄉間熱得更加利害，太陽沒遮攔的晒着；可是一到晚上，就十分地涼快了。我騎在沈師務的肩上，他慢慢地走着，講些故事給我聽，使我十分快樂，路上鋪着從樹林間透過的月底碎影，稻田裏像包上了一片銀似的潔白，快熟的禾稻被微風吹着，在銀色下面，不住的搖蕩，跟在平靜的水面，被風吹動的漣漪一樣的好看。

我和沈師務在這種自然的景色裏，都十分快活，想坐下，夜在我們的眼中是太美麗了。本來，我們知道什麼叫做「自然的偉大和美麗。」不過，這在鄉下，無論大人，小孩，誰都知道月亮照在地上潔白得好看，太陽來和去的時候，那紅色染在天際鮮豔得可愛……雖然，他們是沒有讀過書的鄉下人，但也知道愛好自然，讚美自然；只要是人，就富有這美感，這是人的天性。

我們仍是慢慢地走着。

忽然，我聽到一種很刺耳的鳴聲，那聲音是從路邊草地鑽出來的，並且繼續在叫着，越聽得久越好聽；我仔細地聽着。

「沈師務，這是什麼東西在叫呀？好像唱歌吹笛似的。」

「這是路旁邊草地裏的野蟲子在叫，有什麼稀奇呀，到處都有的。」

「這好像有許多不同的聲音似的，你知道牠們的名字嗎？」

「太多了，我分不清楚，……不知道！」

是的，這有什麼稀奇，在鄉間無論在那裏，都能夠聽見蟲兒叫，但是我不知道牠們的名字，也從未注意過；這次，我好奇地問沈師務，他也只知道是草地上的野蟲兒叫，並說不出名字。

在月亮底下，騎「兩腳馬」底機會是很少的，因為在晚上，媽媽怕我嚇着，這次在晚間，我聽到草地上，竟有這多的蟲兒唱歌，令我很是歡喜，白天我坐在家裏，自然而然地有不斷的蟬聲跟着夏天的熱風從四處送來，聽得太多了，慢慢地也不覺得有趣，並且一到蟬兒出世的時候，我總得捉幾隻，放在紙盒子裏，獨自賞玩，那「之之……之格……」的鳴聲，在我的棹子裏面，茶杯裏面，甚至於口袋裏面，隨時都可以聽到，每次捉來，

就隨意的亂放着，說到底，蟬聲，我聽得太多了。

每天晚上，從禾場裏乘涼的時候，塘裏的蝦蟆叫，和草堆裏的蟲鳴，我總沒注意過，尤其是蝦蟆叫起來，我更覺得討厭，太多了，「咕咕……」的聲音，使人聽見了難受。

今晚，在路上只我們兩個人，清靜得很，這清幽的蟲鳴，忽然使我注意起來。

雖然，我不知道蟲兒的名字，但我能分別出來許多不同的聲音來，知道有許多不同的蟲兒，在合唱，有高，有低，有快，有慢，互相不斷地低吟高唱，唧唧吟吟，煞是好聽。

我不做聲，很注意地聽這清幽的蟲鳴，我不知道爲什麼，忽然這普遍的蟲聲，使我注意起來，覺得牠們唱得十分有趣，好聽。

我想起家裏抽屜裏，今天早上新捉的蟬兒了，牠的聲音太粗糙了，太響了，不及這晚上在草地上細鳴的蟲，那麼清幽可聽。塘裏的蝦蟆，那更糟了，像沙了喉嚨似的，在拼命地吶喊。

沈師務，還在不住的和我說東說西，我沒有理他，只靜靜地細聽，草地上的蟲鳴，真

怪，越聽越覺得有趣，那聲音就好像按着拍子似的，快慢得很均勻，在奏着自然的音樂。沿路，都有這樣的蟲兒在唱。到姑姑家裏，就沒有了，可是那清幽的鳴聲，好像還在我耳邊響着似的。

一九三〇的初伏天在長沙。

城外的城外

一

這故事的開始與結局，都在春天。

在中國東方的一個小而幽秀的城裏，這地方是與別國相連的邊境；在城外橫佈着一條美麗的小河，他們把牠叫做「松花江」。在江的那邊，是另一世界了，一片翠綠的草原，其外，沒有什麼；有時能夠看見稀疏的幾幢紅色洋房，嵌鑲着那嫩綠色裏面。其餘的，我們能夠看見許多大小不同的白色、黃色、黑色的微點，在那一望直到天邊的綠的世界裏蠕動着，不息地蠕動着，那是在食草的羊牛羣和別的畜牲。

河的那邊，是牠們的世界；雖然有幾個看守畜牲的牧人。

這邊，可大不同了，是有無數的各色人種雜處的地方；可以分兩部分來說：城內，盡

是些高樓大廈，柏油塗着平滑的街面，有電車汽車馬車，以及各種車輛，載着滿滿的人，終日不息的拖載着，來來往往；可是街兩旁的行人道，還是擁擠着無數的人們。

在城外，可更大的異樣了，——其實，也無所謂城外，這是開拓不久的城市，本來就沒有城內外的分別，不過因為述說的方便，就這樣替牠分爲兩部分了；換言之，城外就是這城子的一部分，不熱鬧的地方。——在那裏沒有高聳的大廈，華貴的商店，擁擠的行人；然而，住在這裏的人，比城中的人們快樂多了；在春天，更加好過。也有粗糙而自然的馬路，兩旁釘着悠長的紅色的木欄，每條路旁都如是；木欄裏面，多半有一大塊空曠的地方，在那裏有美麗的花草，和幽鬱的樹林；再裏面便是房屋了，並不高大，可是看去很是美麗，適合人意，尤其是有那永遠清潔的空氣，到處充溢着。

在這裏，他們，各色各種的異國人，相安地住着，快活的過着甜美的日子；雖然，街頭沒有站着的武裝警察，可是永遠地沒有令人可怕可憎的事情發生。

在這幽美的世界裏，更向城外走去，景色更加美妙了。野花亂草，極其自然地生長

着，農夫們，很愉快的在田野工作，常常有那悠長懷有青春熱力的歌聲，遠遠地隨着溫和的春風送來；他們也與城外的人們一樣，更加快活的過着安分守己的日子，雖然這裏有不同的人。裏有不同的人。

這是城外的城外——鄉間。

以後，我們將城內城外都丟去不說了吧，只僅僅地述說這所謂城外的城外。這個平凡的故事，就是在這裏發生的。

在這裏，他們中間沒有法律存在，可是同時也沒有惡人產生出來，永遠地過着平凡的生活，但是他們有他們的樂趣存在；沒有國界的分別，純是大同的世界。在城裏，就有點不同了，可是，他們永遠沒有想到城裏，更沒有想到自己的國家，好在這是一塊離內地很遠的邊地，那些互相爭奪的狗彘們，還正在內地相鬥相打，沒有注意到這悠遠

的城市！

住在這裏的本國人，對待異國的流浪者，和自己家裏的人一般；早就說了，這裏沒有國家，種族的分別。

在這裏，常常地有許多美滿的豔事發現，因為青春的熱力在這些人們中，比什麼都深邃些；並且，每每結果，都使人滿意，沒有可悲傷的事情發生；本來，這裏是這樣的一個在宇宙上的另一個世界，他們的心中，永遠地沒有憂愁嫉妒。

這個平凡的故事，是發生在這鄉間，說出來，是十分地動人，而且她的開始，和結局都在那美麗的春天，在這個時候，自然更能使人們感受着青春的珍貴，而不讓這可珍貴的光陰，一刻的逝去，於是在這些青年中，就發生了許多的豔事了，這是其中的一個，也是最動人的一個。

故事雖然是十分的美妙，但是她沒有使人興奮的痛苦，失望的悲哀，在裏面，或者說出來，似乎太平凡了，不能使人動聽。宇宙間的事情，自然痛苦的多，又因為有痛苦的

成分在每種事情裏面，所以每件事講來，都得夠深深地感動人，使聽的人們發生許多感想，同情和興奮來。這故事因為發生在這快樂的國度裏，若是有失望的悲哀，那一定使他們反不快樂，也不能說我一個美麗的故事了！因她沒有失望的悲哀在裏面，所以纔能使聽的人們感着滿足哩。

這故事，是一位青年的少年說出來的，他的口才雖然笨拙而幼稚；但是他能很真實地說出來，善良的人們，你們靜靜地聽着吧；也許能感覺點幼稚的歡樂哩。

起先，這鄉間居民還很稀少，許多地方是一片荒蕪的原野，和幽鬱的山林。

漸漸地，從各處遷來許許多多的人民，互相分佔了荒蕪的野地，於是這一塊地方慢慢的成爲美好的園地了。

自然，不僅是農夫們，也有些做別種事業的人，尤其是文人，他們羨慕這地方的幽靜和美，自然能產生出來美好的作品，於是在這樸素的鄉間，也有文人了。

每當日落的黃昏，農人們都預備回去，一天的工作完了，夜晚天氣良好，有月亮的

時候，婦女們牽着孩子，和親愛的男人，到野外散步；年青的男女在這時候，是他們的天國了，在晶瑩的月光下，他們熱烈的擁抱着，盡興的說着甜蜜的情話；在樹林中柔軟的草地上，作他們願作的事情，這時候，他們的靈魂，被自然整個地融化了，忘了一切，只陶醉在偉大的自然裏。

在靜寂的深夜，溫和的風從遠處帶着優美的歌聲，送到每個人的心田，各人都深深地感覺得那說不出的愉快。

各種不同的民族國家的人們，都懷着同一的心情，享受這高尙的娛樂。

II

這是一天的早上，太陽已火紅地爬出來了。

在樹林中走出一對小孩，那是一對不同國度的孩子；在他們的臉上，都泛着天真的微笑，在那無瑕的微笑裏，能夠找出最純潔的心來，那就是人間唯一的真實的心，在人生，每人都有一個那樣的心，可是不久就變了，變得大大的不同了！

前面走的是一個中國孩子，在後面的稍爲高些，是白種，可是他倆小小的心中，並不知道他們有什麼分別。

後面又追來了一位小姑娘，跑得很快，臉上緋紅了，她是十分美麗可愛；後面那孩子是她的哥哥。

「哥哥……哥哥……等着我一道呀！」

她一面喊一面跑近他們了，她喘着氣靠在她哥哥的身上，嬌羞地望着那另外的孩子，於是他們都很親暱地說着話了。

這三個孩子，都是新近和他們父母在別地方遷居到這裏來的，先本打算在城裏住下，但是他們看見那裏太聾鬧了，終於搬到城外，而又住在鄉下了。

不久，這兩家的孩子們都認識了，成爲好朋友了，並且每天都在一起遊玩，從未和其外的孩子在一起，在他們三人中，就是一個堅固的團體，一個小小的樂園。

這不是沒有緣故的：

他們兩家都住在一起，只隔着一片深幽的樹林，起先，他們的父母彼此相熟了，自然，小孩子們在一起，更容易說話，相好，於是自然而然的，他們是每天遊玩的伴侶了。

這一兄一妹，兩個孩子的父親，年紀快上五十了，母親也差不多；他們這一家就只有這四個大小的人，他們是在祖國，因為一點事故，就經過長途的跋涉，到這異鄉來了。

那中國孩子的父親和母親，以及一個年紀還不滿三歲的弟弟，與抱在手裏的小妹妹，他們也正與上面說的家庭一樣，也是從數千里外來的；不過一個是從本國來到異國，一個是在本國的內地來到異鄉。

兩個家庭裏的父親，雖然住在鄉下，可是常常到城裏去，他們在那裏辦事，他們的交好，也正因為在一個機關裏辦事。

這三個國度不同的孩子們，就這樣和好地在一起生活着；起先，有點不懂得話，不久他們也自有一種夾雜的言語，在他們小生命中傳達着快樂。

他們已走到一塊碧油油的淺草的地上來了，預備在這裏玩耍或者休息，這塊草

地是他們最愛好的處所，因為在這裏所生的草，自然的平柔，四處時常不斷地送來些芬芳的花香，兩旁高大的樹叢，遮蓋着成爲一片蔭地，他們可以坐在那裏乘涼，那樹林中有些不知名的雀兒，不住的在唱着甜蜜之歌。

「妹妹，我們坐在這裏吧。」

那大一些的孩子這樣說了，他們就坐在草地上！並沒有想到那樹下的蔭處，因爲清晨初出的太陽，並不覺得晒人，只感到溫和；小女孩子坐在中間，男孩子坐在兩邊。

「曼特，給我們講一個美麗的故事，好麼？」小女孩子問她的哥哥。

曼特已是十四歲了，在他們中間只有他大，只有他知道的故事多。他妹妹麗斯，小他兩歲；那中國孩子，只小他一歲；他們的年齡相差得很均勻，有時站在一起的時候，一個比一個高，孩子們也不管誰最大，只看高短，就定出誰是哥哥，誰是妹妹。

他們的性情，都是一般的十分和氣，溫靜；年紀，是這樣小，又都會淘氣，可是都很相愛，也不欺別的孩子，但也不和別的孩子玩在一起。

這三個小生命，在一起快兩年了，他們有時也有不相好的時節，但不久，又自然在一起，自然地好了。

「藹眉你說一個吧，你們的故鄉，不是有許多有趣的故事嗎？」曼特對那中國孩子說，「我講太多了。」

「是的，二哥哥講一個吧。」麗斯也贊成她哥哥的主張，她喊藹眉做二哥哥，因為他們比親兄弟還親熱些。

「妹妹，還是要大哥哥講一個吧，我講的也不少了，一時記不起來，等下子要媽告訴我，再講給你們聽。」

結果，還是藹眉講了一個很美麗底故事。

麗斯一人走到那邊去了，曼特和藹眉在說着話。

這時太陽比先前熱些，那邊麗斯已摘了一大束各色的花朵，向藹眉跑來，髮上還黏着許多花瓣。

三個天真的孩子，牽着手，並排地很快樂的，在早晨的太陽下，走回家去。麗斯給了靄眉，她所有底花的一半。

吃過早飯，他們又緊在一起了，安靜地讀書，兩位慈愛的母親，是他們的教師，在這時，並不和平常的孩子一樣想出去玩，只是安心地讀書。

下午，麗斯和靄眉快樂地出去了，曼特在家裏。

他們兩人，只在附近玩耍，沒有離開自己的家裏很遠。

「妹妹，你唱隻歌兒好麼？」

靄眉向麗斯這樣的說，於是她唱了，他也接着唱。

麗斯這小姑娘，太溫柔了，靄眉說他是一隻小綿羊，他隨便的要求她唱隻歌兒，或者跳舞，或者要她靜靜地坐着，聽他講故事，她總是很溫柔地聽他的話；有時，靄眉受了委曲哭了，她總是想法子哄着她歡喜，或者就陪他流淚，這小小的姑娘，就會體貼她所愛的小朋友了，但是這種愛，是一種說不出莫明其妙的愛，在她或他小小的心中，只知

道自己的小朋友可愛，從未想到以外的一切，

「二哥哥，那邊有一種花，我不知道是什麼名字，但是太好看了，紅得像快下山的太陽似的，我總捨不得摘下來，你和我去看看。」

他倆走到那邊去，鵲眉也不知道那花的名字，也覺得紅得十分可愛，他摘下一朵，只一朵，他捨不得多摘。

「妹妹拿回去，問問媽媽，這是一種什麼花。」

鵲眉把那一朵鮮紅的花，插在她的衣襟上。

「呵，我親愛的麗斯，花沒有你臉上紅得可愛哩！」

鵲眉這樣笑着說了，他並沒有別的意思，他只是看見麗斯的臉上，真的紅得比花還可愛，於是他就這樣說了。

「噢，不，花好看些。」

「妹妹，真的，我不騙你。」

麗斯不做聲，只是憨笑着，臉上更加緋紅了。

他們並排着，在草地上徘徊。

「妹妹，我聽見爸爸說，不久他要把我送到別的地方去進學校讀書。」露眉忽然很高興的說。

「真的——」麗斯有點驚駭。

「昨天爸爸在城裏來，我只聽見他這樣和媽媽說，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二哥哥，我們在一起讀書，在一起玩耍，多麼好呢！」她似乎很難過，接着說，「我和大哥哥一定不讓你去。」

「我只是告訴你吧了，妹妹，我也十分的不願意去呢。」

「你不要離開我們喲！」

「好妹妹，我們將來長大了，也永遠地在一起嗎？」

「自然！二哥哥，無論到什麼時候，我們都要在一起玩耍，讀書，做事，大哥哥也是這

麼和我說過。」

「我也是這樣想呢，妹妹，我們永遠地在一起啊！」

「一定的！二哥，大哥哥，和我，三個人永遠地在一起！」

在這兩個小小的心中，無法去描寫這天真純潔的友情，這是不容易尋找出來的，而他們的戀情，比任何都真純，他們雖然不知道什麼叫做「愛」！但是他們已知道要永遠地在一起玩耍讀書做事，不願意分離，孩子們的相愛，是多麼真純而神聖啊，這是黃金時代的愛情，正如一朵花初放蓓蕾的時代，但是不久就匆匆地過去了！消失了！這唯一可尊貴的童年啊！純潔的孩子們啊！

兩個孩子，很快樂的去玩耍了。但是他們的小小的心中，都蘊着一種說不出的情緒，只是希望他們永遠地在一起，像這樣的說話遊玩。

「妹妹，我們回去吧。」

這時太陽沒有先前晒人了，兩個孩子很高興的走回家去。

在晚上，他們只在家裏伴着自己的母親，做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聽大人們講美麗可聽的故事，他們彼此也說着笑話。

將要睡的時候，他們彼此很有禮貌的說聲「晚安」，纔分別。
在夢中，他們還是在一起。

三個小生命，每天都過着這樣快樂的天真的生活，這在成年的人們看見，或者覺得太平凡了，然而，在他們只覺得滿足愉快。

三

日子飛快的過去了，又過了八年。

在這幾年中，他們經過了一個長期的分離，曼特和他的妹妹回到他們的祖國去了；藹眉也回到內地去進學校，他們的友情在各人的心中，還是如在一起似的親密，相愛，在信裏，能夠看出他們真實的友情，互相都是熱烈地戀念着。懷想起他們在一起可

愛的生活。

下面是曼特給藹眉的信的兩段：

「我親的弟弟，你現在不感覺寂寞嗎？我們雖然是分離了，但是我們各人的心中，我相信，在我們的心中都留藏着親愛的友人的小影。弟弟，我真怕回憶我們在一起的生活來！那在我們的生命中是多麼滿意可紀念的一回事啊！現在是過去了，如夢似的過去了，多麼傷心啊！我們的黃金時代，是漸漸地向不可捉摸的空間消逝了！是永遠地不再有了！」

「妹妹，這天真的孩子，她是多麼在想念着你呀！我們等着吧，我希望有這麼一天，我們會永遠地在一起，過着快樂的生活，永遠地再不分開！」

真的，曼特的話真的在不久就實現了。

他們又都回到本地，回到他們幼年的世界來了，永遠地再不分開了！

藹眉先從內地回來，他寫信告訴他們說：他已經回到兒時的天國，請他們早些回。

來，再度那快樂的生涯。

他們見面的時候，那時的欣喜，能夠在他們面龐上的笑容看得出來，心中的快樂，那真是無法形容。

並且又多加了一位美麗的朋友，那是曼特的妻，他們結婚不久，恰好在這鄉間度密月。

他們見面時，第一驚奇的，就是都長得這樣高大了，不過在他們的精神上，還保藏着兒時的坦白的心情和天真。

他們的父母，是更加蒼老了，但是看到自己的孩子，都這樣大了，他們心中也十分歡喜。

春晨，那金色的太陽從黑暗中爬出來了，這邊的半個世界又重復了光明；在夜間，是死的一般靜寂，現在又都復活；只看那樹林中初起的小雀兒，吱吱的叫個不住，就知

道這半個世界又完全的醒轉來了。

太陽出來，天算是光明了，偏偏那月兒，還掛在西邊天上，沒有完全消滅，好像與太陽爭氣似的，又好像在歡迎太陽，但是不久她而嬌羞地避開，因為太陽已漸漸地升上來了。

白天景色最好的時候。是早上與黃昏，那都有一種不可思議的美妙。

鮮嫩的霞陽，火紅的照耀着地和天，到處都染着一片金紅的霞光；水上那更美麗了，只見一條條的銀光，在水面蕩漾着，微風吹來，動了，起了無數的漣漪，那晶潔的銀光，也隨着搖動起來，散了，又連續着；這時候，我們任這樣的景界中，一定有說不出的美感和愉快。

在那繁華的都市裏，我們很少能見着這樣的天然美景，但是在野外，我們能夠永遠地享受這自然的樂趣。

這時，在一鄉間的樹林中來了四個青年男女，他們在這裏隨意的散步。

前面有一塊碧綠的草地，他們坐下了。

四週時常地有帶着野花的清香的春風，緩緩地吹來，這裏面又似乎帶來了青春的熱情，深深地陶醉了每人的心情。「愛」在他們的心中，深深地駐藏着，現在被這醉人的春風吹動了，在心中起了悠悠的微波，於是便連想起青春的年華，黃金時代的青春！青春！青春！

「妹妹，那前面的玫瑰，又如前幾年一樣的鮮紅的開着了！」那少年很感歎似的接着說，「可是啊，妹妹！我們不是先前的「我們」了！都長大了，童年的情景，想起來真令人回戀。那時候，我們在一起是多麼有說有笑，是多麼天真快樂，現在，變了另一個樣子了，親愛的父母，頭髮更加蒼白，衰老了！這是誰在作弄我們！日子過得這樣令人驚奇的快呢！」他又向曼特和曼特的妻說：「你們是不是有同樣的感覺呢？」

「顰眉！」曼特也很同情的說：「真的，我也同樣有這種感想呢！那童年的生活，常常地使我回味啊！」

「但是！」麗斯接着說：「二哥哥，那童年天真的生活，美好固然美好，但是那已經不知不覺地，像水一樣的流去了，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希望她回來啊！二哥哥！我們的黃金時代，雖然過去了，但是我們還正在青春時節！也是人生最美麗的時期，應該珍視着她！莫讓她隨便的過去了！我們的年紀，雖然加大了，但是我希望，我相信，我們的心，還是與孩子一樣的純潔天真，二哥，你何必追憶那縹緲的往事呢！」

「是的，麗斯妹妹，說的話很對，藹眉你何必這樣的傷感呢！在這樣美滿的時期，應該盡情地如孩子一樣的享樂啊！」曼特的妻也是這樣的勸慰這忽然很傷感的青年。

「你們所說的話，都很有道理，我是十分的感謝；本來，我沒有什麼深遠的悲傷，只是坐在這一片淺綠的草地上，使我想起我們小時候，在這草地上天真地遊玩的情形來，於是使我連想起那令人羨慕的童年，那美滿的黃金時代！是永遠地與我道別了！實在，我們在這幾年的分離中，減少了許多的天真，隱隱的似乎蒙上了一層不可捉摸，使人傷感的情緒了！但是，我和妹妹的意見一樣，也希望，也相信，我們使夠抓住那孩子時

代的純潔天真。」

「對的！謬眉我們的心情，不要跟着我們的年歲長大了，她永遠是純潔天真的呵！曼特也是這樣說。」

「這幾年的分離，我覺得我們的感情，反增加了許多！」麗斯說了後，注視着謬眉：「二哥，你先前在信中，不是常常地說起你十分的寂寞嗎，現在我們又在一起了，應當快樂地，盡量地，享受這重會的樂趣纔是呢！」

「妹妹……」謬眉沒有接着說下去。

「你們在這裏坐一會吧，我們回家去了。」曼特說後和妻笑着走了。

遠遠的春風，緩緩地吹來，那花草的香氣，更加濃厚；在空中泛着一片紅霞，反照在翠綠的樹上，草坪，花朵上。處處流露着那春的氣息。

「妹妹，我們走吧。」

他們站起來，很快樂的向那樹林中走去，滿處都綴着些鮮紅的玫瑰，丁香，一類的

鮮花。在另一處，又有許多美麗的鬱金香，那是象徵愛情的花朵，他們沉醉在花的馨郁裏面了。鵲眉將各種花朵，摘了一大束，用自己潔白的手巾束着，他拿着送到麗斯面前，她明白了他的意思，很是快樂又嬌羞地含笑接受了，放唇上連連的吻着。

「妹妹，這些花你滿意麼！」

「我十分歡喜啊！二哥哥！」

「但是！」麗斯接着說：「你以後叫我麗斯吧。」

「可以，麗斯，那你叫我做什麼呢？」

「鵲眉！……我親愛的眉哥！」

「唔！……我親愛的麗斯！」

他這樣的回答後，那美麗的小姑娘很迅速地投向他的兩臂中間，緊貼在他的身上。在這時，他倆的心中，都感覺一種從未領略過的快感和興奮。那珍貴的神祕的熱情，在他倆每條血管中劇烈地流動着，每個細胞都在顫動着，領略這悠久的時光中，從

童年培植底熱情。他倆的嘴唇緊緊地膠合着了。在這美麗的春的天色下，接了一個長久的熱吻。

「妹妹！……我親愛的麗斯我當如何感謝你，感謝你在這十餘年中所給我的溫柔與安慰！」他向麗斯很興奮的說下去：「我感謝你啊，親愛的麗斯，在小時候，我們是常常地在一起遊玩，你那時，就處處看護我，幫助我，雖然，我們不是同國度的孩子，並且你年歲也比我小，我永遠地不得忘記的，是有一次，我不知道受了誰的委曲了，我是很傷心的哭泣，但是你啊，麗斯！你不是比我年輕的孩子嗎！你當時看見我在傷心，你千方百計地勸着我玩，說一些好笑的話，使我歡喜，最後你看見我還是不聽你的話，你急了，也陪着我哭了！那一次，那最可回憶的一次啊，雖然，我那時年輕，但是你愛護我的深意，已在我小小的心靈中深深地記住了，直到如今，永遠地我不能忘記！此外，那童年的時候，還有一些事情，也同樣地使我回戀不置啊。」

鵲眉很興奮的說下去：

「我們前幾年分別後，我是多麼寂寞呀，每次我接着你的信，就快樂了，在信中你給了我莫大的慰安和溫柔。啊！麗斯，說到這裏，我又想起曼特來了，他對待我，我深深地知道，是和自己的兄弟一樣的友善，他也是我同樣地，永遠地，不能忘記，不能缺少的伴侶。」

「親愛的麗斯，現在我說不出什麼來了，你對待我的愛護和溫柔，一時那能說得完呢！今天，在這個時候，是我倆的一個永遠底紀念；以後我倆將要如何的互相愛護，努力未來的生命！」

「請睜你未免太重看了你的麗斯了吧！她的溫柔，不及你的熱愛啊！我們的心，我希望她是永遠地成爲一個永遠地不分開！前途是十分冗長，我們應當如何的努力，未來的生活，請睜我一切，是交給你！不過我希望我相信，她是永遠地在你的心中……」

「你說的十分地對啊，你是永遠地在我的心中，不能失去的；我們該如何的瓶造

那理想中的新生活，打破那阻止我們生活的遮障；第一！我們應當永遠地互相了解，親愛的麗斯，我們前進吧，要竭力的與環境命運奮鬥！努力吧！那前面，那不遠的前面，有一塊美麗的土地，那是在這世界上的另一個地方，我們應當過着真正「人」的生活呢！

「是的！我們努力吧！親愛的麗斯！」

在這時，是他們熱情交流到極點的時間，於是也從各人的心田中擠出這麼熱烈的言語。真的，我們是應當創造那美麗的世界，過着真正「人」的生活了！

他們像醉了似的，緊緊地擁抱着，狂熱地吻着，這兩個美滿的生命，在迅速地交流了。

四週籠罩着芳馨濃豔的春光。



婉雲

一

秋天，在北方就感到十分寒冷；而且秋天也快完了，處處總帶着點冬天的氣像。古老的北京城，越加衰落，淒涼使人不快。

潛鶴處在這樣淒涼的景況中，深深地感覺得一種異樣而神祕的孤寂。想起故鄉家中年老的母親，幼小的弟妹們，有時不知不覺地就感到悲哀而流淚了。他是早熟的青年，又因很早就南北漂流，漸漸地他成爲愁苦的少年流浪者了。

悲哀，使他的性質大大的變化；不歡喜與友人們往來了，他常常感覺得他的朋友，只能給他更痛苦的反感，而不能給他泛泛的一點慰安。

他雖然不歡喜和友人往來，但十分樂與天真的小孩子們在一起；孩子們的一說

一笑，好像都能給他深深的慰安與快樂。

在秋深的一天，他從久住而厭煩的公寓，遷居到一位住在南城的親戚家去了。

一天黃昏，潛鶴在院中閒步。太陽還沒有全落下去，紅色的晚霞在天邊閃耀着，十分美麗恬靜；他沿着階石慢慢的走着。忽然看見一年紀較大的姑娘，帶着一位小女孩子，從外面進來，向那邊屋裏去了，——旁邊的一幢房子，是分賃出去的。她們向潛鶴無意的看了一眼；那小女兒還微微笑了一下。

「這孩子多麼天真可愛呀！」

潛鶴因為本來就歡喜天真活潑的小孩子們，雖然那年紀較大的姑娘，富有成人的嫵媚，但是他只注意了那位女孩。

★

★

★

「汪先生，這邊來玩啊！」

只有幾天，潛鶴就和那小女兒認識了。知道他是同居的另一家的女兒，那成人的

姑娘，是她的大姐姐。潛鶴是最會體貼小孩子的，所以那小女孩很是歡喜他；這天，她要潛鶴來她家裏去玩了。

「好喇，就來了。」潛鶴這麼笑着答應了她的要求。

「靜傑！——女孩兒的名字——不要僅纏着方先生胡鬧。」她的姐姐婉雲這樣喊着，微笑着喊着。

「沒有關係，我向來歡喜小朋友的。」潛鶴也笑着說。

那成年的姑娘，靜傑的姐姐，婉雲，不久就要度她十七歲的青春了；在她美麗的臉上，微泛着處女特有的紅暈與羞態，又帶着微微的一點憂色，真的處女到了這樣的年齡，自然有許多不可告人，說不出的心思，和一種特有的憂愁。

潛鶴大她兩歲，因為連年的漂泊，各方面的刺激，悲哀，寂寞，已將他的天真，磨滅得盡淨了！又因特別的早熟，而且醉心文藝，他十八歲的思想一切一切都超過常人了。他歡喜天真的小孩子，但同時却十分害怕那成年的女人，因為她們給他的，只是醜惡的

印像。其實，他從來就沒有戀愛過任何女性，不過他從各方面所得來關於愛情的觀察，只是虛假！只是渺茫！

——什麼是戀愛呢？一對對的男女，在樹林中抱着接吻，到旅館開房間，逛公園，看電影，吃大餐，坐汽車……這就是所謂神聖不可侵犯的戀愛嗎？狗屁！這樣來，真把戀愛兩字辱沒盡了！這是變態的娼妓制度！男女肉的買賣！所謂純潔高尚神聖的真愛情，在這時代越新的時候，恐怕越不能實現！全是散人的話，渺茫的幻想。潛鶴常常的這樣想着，雖然他從未嘗過戀愛的滋味，可是對於戀愛的觀察已是這樣。

他也常常懷想着戀愛的幸福，異性的神祕；但是一回頭，在他腦海中，就顯出一幕醜惡的情景；所以他有時遇着少女們留情的媚笑，眼角的秋波，總是設法的躲開，如怕猛獸毒蛇般的躲開，

因為靜傑常和他說笑的關係，也同婉雲談過幾次話。在潛鶴看來，她不過是一個平常的女人，不很討厭的女人吧了。又因為常在一起，對於婉雲也有幾分泛泛的好感，

可是婉雲漸漸不知不覺地對於潛鶴發生較深的感情了，也許是愛吧。

一天的傍晚，傑照例纏着婉雲到潛鶴的房子裏來玩；他正在窗前無聊的閒望，不知道她們進來了，忽然他有點覺得，反轉頭來看，傑在面前憨笑着，婉雲似乎在注視着自己，於是他也微笑了。

「大哥哥，花怎麼就枯萎了呢？」傑指着桌上瓶中已快死的花朵，仍是天真地憨笑着。

「有什麼心事吧？汪先生。」婉雲早就看見潛鶴，站在窗前似乎在沉思默想。

「沒有！不過我十分歡喜看那太陽落水時的紅霞。」潛鶴苦笑着說：「小妹妹，花開已經有好幾天了，怎麼不會死哩。」

潛鶴走到桌前，將瓶中已枯萎的花朵，拿出來丟在窗外了。

「明天，我去摘點來吧；哥哥，紅色的？黃色的？紫色的？」

「你每次在那裏摘來的？」

「是大姐姐在伯伯院子裏摘的！」

「呵！……」潛鶴深深看了婉雲一眼。

「謝謝，十分的謝謝，花是多麼好看呀！」

婉雲的臉上起了處女特有的羞紅了，她的心在狂跳，臉上漸漸地紅得發燒，但是潛鶴好像不在意似的，又在和傑說笑了。

「密斯X，學校裏功課忙嗎？」潛鶴似乎又怕冷淡了她。

「還好，可是每天到學校太遠了，走起來很是費力。」婉雲大方而溫和的說：「先生的學校，離這裏真近。」

婉雲的學校，在北池子；潛鶴的學校，正在離他們家中不遠的廠甸——他們住在宣武門外教場三條。

「可不是，密斯X的學校，離這裏太遠了。」

傑在翻着桌上疊着的畫報。他們經過很短的靜默，天已黑了。

婉雲的頭髮有點蓬亂，穿着紫紅色條子的旗袍；能夠看見胸前快成熟的兩條半圓弧線，很均勻的起伏着，處女的美麗十分的顯露出來了。可是，潛鶴只陶醉在傑天真的笑容中，沒有賞鑑婉雲的美點。她說話的時候，十分大方，微含着處女的羞態。今晚在潔白的燈光，從她那秀長的睫毛下的大眼睛中，可以看得出來，她是在深深地愛着潛鶴了。

她看着潛鶴剛強而溫柔美麗的面龐，秀長的身體，富有男性美的態度；若不是傑在面前，她真要向他訴說自己的愛慕了。她要求他有力的擁抱，狂熱的接吻，甜密的聲音；而她自己，也極願將整個的精神與肉體給他。她快要流淚了。她望着潛鶴，她心中在燃燒着愛情的火！

「明天見，方先生！」她忍着淚和傑回去了。

他送她們出去，在月色中，隱約地看見婉雲苗條的身體，飽滿的輪廓，當時心中也微微地有點愛慕，可是，十分微薄，不久便消失了。

這種潛服在婉雲心中說不出的情感，漸漸地深了；她對於潛鶴，處處暗示她的愛意，但是潛鶴竟茫然不知，絲毫都沒有覺察出來，於是婉雲便感覺得極端的苦悶了。一直到她們的家，搬到別處，潛鶴還是不知道婉雲在暗暗地熱烈的愛他。

二

冬天隨着冷酷的北風來了，漸漸地滿處都披着潔白的衣裳，天氣漸漸深寒，北風更吹得厲害了。

潛鶴這天早上起來，房裏早已被炭火燒得熱和和的，太陽從窗外射進來，雪已經沒有昨晚下得大了，只幾片零零的在空中飛舞，他看見暖和的太陽，心身都覺得爽快許多。

門開了，傑凍得兩臉飛紅的跑進來身上黏着幾片雪花。

「好早呵！小傑妹！」

「鶴哥，外面真冷，太陽也沒有些用處。」

「可凍壞了我的小傑了！」

潛鶴緊緊地握着傑冰冷的一雙小手，她凍紅了的臉兒，早埋在他溫暖的懷中了。
「何苦呢，在這樣的天氣，還跑到我這裏來，你的手是多麼冰涼。」

「大哥，我早就要上你這兒來，但是大雪總是不住的下，大街小胡同的路，都在埋雪裏面了。正好，今天出了太陽，雪也下得小了，就是下大雪，我也得叫大姐姐揹我來。」

「妹妹，你凍得這樣，不來也好，真叫我心痛。」

「噫，哥哥我要來看您！」

傑在撒嬌了。

★

★

★

自從婉雲的家搬到別的地方去後，靜傑仍是常常來找潛鶴玩耍說笑。潛鶴也十分的更加愛這天真純潔的傑。可是婉雲就很少來了，因為每次潛鶴似乎對她太冷淡

了。

婉雲常常看見潛鶴對靜傑十分親熱，對自己却十分冷淡，不知不覺自然起了一種莫名其妙的嫉意，雖然，傑是自己的小妹妹，而且是天真的孩子，但是婉雲總希望潛鶴愛自己如愛靜傑一樣。

以後，只有傑一人來看望潛鶴了，但是他并不追問婉雲，如何不來。今天傑偶然提起婉雲，他也感覺得奇怪。她如何不和傑一道來了呢？

「小妹妹，婉姐姐怎麼好久不來玩了呢？」

「不曉得是甚麼緣故，她近來總是好像十分不快樂，天氣是這樣寒冷，或者是怕冷吧。」

「呵……是怕冷……」

「她好像很歡喜哥哥呢！」傑天真地笑了。

「爲什麼……你怎麼知道呢？」潛鶴似乎很是奇怪。

「她常常在紙上寫着哥哥的名字呢！有時候，我說起哥哥的時候，她似乎與平常不同，不大歡喜似的，又好像快樂。」鶴很純潔地說。

「啊……」潛鶴似乎有點明白了。

——她在怪我對她太冷淡了吧！呵……她或者在愛着我亦未可知。但是，我從未注意到這方面來，啊！我井不了解愛。潛鶴想起先前婉雲對她的態度，啊！這處處都不是她在暗暗地向我表示着好意嗎！爲什麼我當時不明白呢？她一定在說我是傻子，一定在十分地恨我了！我當早早回絕她纔好，告訴她我井不愛她啊！不要太使人家爲難了，潛鶴有點感覺得對婉雲不起。

——愛！我就是最不了解愛的人，我也從未與任何女性戀愛過，但是真實的愛情，我大胆地說，在現代是不能實現的；婉雲先前對我的態度，似乎在用愛了吧，可是我從來也沒有想到那方面去呀，其實，說來，婉雲也沒有任何弱點，且具有女性的嫵媚和美麗。同時她又有點虛假，所以我把她做一平常的朋友待遇吧了。她現在既然在對我表

示愛，應當很坦白的告訴她，說我並不愛她啊！

潛鶴決定了，決定寫一封信給她，表示自己的意思，好斷絕她的希望，并給她一點安慰。

信寫好後給傑帶去了。

三

「我們快要到別的地方去了！」第二天傑來，很悲哀地說。

「什麼地方？」「潛鶴有點驚駭，又似乎捨不得傑。」

「別省……聽說是青島……海邊上。」傑說了後，頭低下靠在潛鶴的身上，差不多要哭了，她更捨不得離開可愛的大哥哥，到可怕的海邊去。

「……………」

「小妹，這不要緊的，不久我也到青島去哩！」

潛傑很是難過，他實在歡喜傑純潔的態度，天真爛漫的言語，自從有像傑這樣的

小朋友後，他心中暢快多了，一切憂愁痛苦的事情，都消融在她天真快樂的笑語中了！每每和傑在一起的時候，就好像在另一個世界裏。現在她忽然要走了，這怎麼辦呢！不叫她離開我嗎？他看着他很悲哀的樣子，只得這樣一半安慰，一半哄她了。

「真的，你不久也來青島嗎？」到底小孩子的心，是容易感動的，傑擡着頭問他。

「我決不哄你，小妹妹放心吧。」

潛鶴感覺得太虛假了，為什麼哄這樣天真的小孩呢。傑高興了。

「妹妹，信交給婉婉姐姐麼？」潛鶴記起來昨天的信。

「沒有！」傑在憨笑。

「為什麼！你沒有交給她嗎？」

「唔唔……」

這可把潛鶴急了。

「你爲什麼不給她呢？」

「嘻嘻……」傑更笑得厲害了。

「……！」

「好哥哥，不要生氣，我騙你的！」傑正經的說：「當時，就交給她了。」

「你這小騙子！」潛鶴搔小傑的膈肢，傑笑得坐在地下了。

「饒了我吧，好哥哥，我再不說謊了！」

「以後再說了怎樣？」

「打我二十下手心，重重的。」

潛鶴笑着把她撓起來。

「好妹妹，你再告訴我，大姐姐看信後，說了什麼沒有？」

「沒有，好像不大快樂？」

潛鶴聽了沒有說什麼，她一定更難過了，我不應該啊，可是她不能了解我，也沒有

辦法。

她又與傑說了許多有趣的話，我看見傑天真的笑容，想到她不久就要離開他了，以後的生活，是如何的寂寞啊，他心裏要哭了。

潛鶴的性情，只與小孩子相處得好，他十分的歡喜這些天真的兒童，尤其是女孩子，因為她們比男孩子柔和些，也沒有那麼頑皮，雖然潛鶴也曾有許多男小朋友。我歡喜和小孩子們在一起的性情，有很多人知道：你看潛鶴還沒有脫孩子氣呢！他母親和朋友們，常常的這樣笑他。

他今年十八歲了，可是他是思想早熟的青年，一方面他沒有脫稚氣。彷彿十分天真無瑕似的，一方面他又能作出像成人的事情，寫出很美好的文章，有時候還超過常人，可是脾氣就非常的不同了！他不能長久的結交成年的朋友，從認識起多半不久就鬧到絕交！他的性情是這麼古怪，而別人的性情是絕對地與他相反，有時人家看來是有趣味的，他却以為討厭，而他性情又十分的直，有時在無意就將朋友得罪了，別人都

不能了解他的性情，所以他從來就沒有交結過一位知己的朋友，有的，就是這些天真的孩子們，是他唯一的好友，他望着天真的笑容，心中一陣陣的悲傷。

「傑，你天天來玩呵，你不久就要走了。」

「一定的，我十分的不願意離開哥哥呢！」

「好妹妹，若是再過好久以後，你長大了，一定不理我了，也不和我說笑了。」

「不！隨便過好久，長得好大，一定歡喜哥哥，並且還叫你抱我呢，鶴哥！」自然，天真的傑，現在一定是這樣說。

「若是不叫我抱，怎麼呢？小妹妹。」

「你重重地打我的手心好了！」她笑了。

他也笑了。

潛鶴的心情，已經完全融和在傑天真的言語，純潔的憨笑裏面了，忘記了憂愁，忘記了婉雲，忘記了一切，完全回到幼年時代，與小孩子一樣了。

傑妹的哥哥：

我們明天清早就要動身，到那可怕的海邊去了！現在是晚上，我走到哥哥的門前，我不敢進去，我怕哥哥不讓我走。快快的來青島吧，別忘了小妹妹呀！

小妹妹傑。

潛鶴早晨起來，打開門看見一頁小紙條，東倒西歪的用鉛筆寫的幾句話，是傑寫的。他匆匆的看了，很快的跑到街上去，兩頭眺望，但是他茫然的垂着頭走進來了。

——她去了，她是遠遠地去了，命運是這麼的殘酷嗎！這樣的小朋友，都不讓她常常地在一起嗎。

潛鶴心中十分的難過，傑給他的印象太深了，太可愛了，這次離他去了，他覺得好像失去了半個生命似的，深深的悲痛着。

——她，那裏天真可愛的言語，態度，我永遠不忘，永遠的啊。

他木然的坐着，好像很要昏暈了似的，他在流淚。

——傑，永遠地不是我的了，永遠地不是我的朋友了，也沒有機會再和她說笑了，撫摸着她的身體了，她是一天天的在長大啊。

他沉思着，好像傑在他面前說笑。記起先前的情景來：

一天的傍晚，太陽快要落水，潛鶴正站在窗前，望着天空掛着的紅霞，傑連跑帶跳的笑着進來了。

「哥哥，到外面玩去呵，天就會黑了。」

「傑，你看那天上白色的雲，跑得多麼快啊，一會兒又變成紅色了，多麼好看。」他握着她的兩隻小手，她溫柔得像一隻小綿羊似的，貼着他了。殘陽的霞光，照在她的兩頰，上紅得像兩隻新鮮的蘋果。

「哥哥，你看那天上的紅色，漸漸的深了，好像誰又加上了顏色似的。」

「噫，妹妹，你臉上，誰給你搽了胭脂！」他抱住她的小臉。

「呸！我從來沒有搽過胭脂，那個髒東西……」

「怎麼這樣紅呢？」

「她自己耍那麼紅，你管呢！」傑假裝着生氣的樣子。

「好，妹妹算了吧。」鶴在她緋紅的臉上親了一下。

她嘆喟一聲的笑了，他也笑了。

「帶我到街上去看看，哥哥，不久那紅色會沒有了。」

常常的一到黃昏，傑總是勸着潛鶴，帶她到馬路上去玩，——在天氣好的時候。

潛鶴牽着她，在寬闊的馬路上，無目的地隨意的行走，他雖然只十八歲，可是已經長成很高的身體了，普通的成人差不多都要比他矮些，雖然還沒有脫孩子氣。傑快十三歲了，可是也正和潛鶴一樣的成長，看來也好像有十四五歲了，并且她又十分的聰明，靈活得像一隻小黃鶯兒似的，常常有些人說：「傑小姐，不只十三歲吧！」她也常常

的玩皮着說：「我快滿十五歲了呢！」潛鶴每次牽着她在街上行走的時候，每每的說！

「小妹妹，你又長高了些！」

「是的，我不久就會長到哥哥一樣高了。」

「不會的，女孩子永遠不會長得像我這般高的。」

傑聽見他這樣說，總是把腳尖豎起來，胸板直了，說她已是很高，不然就要強要他蹲下，像自己一般高，纔算數；傑就有極重的好勝心了，同時也有點女兒的羞態。

有時，鶴買了幾隻彩色鉛筆，或者是金銀紙色的巧克力糖給她，「我不要」她這樣說了，可是潛鶴故意的不給她的時候，她又很玩皮的搶起來了。

街上漸漸地有了燈光了，傑緊緊貼着潛鶴，快快的回到家中。

「大哥哥，晚上好好地睡啊。」

「明天早早地起來呀，小妹。」

潛鶴同想起先前的情景，心中更加悲傷了。

——傑啊，我永遠地再不能看見你純潔的身體，天真的笑容了。

走到窗前，太陽已火紅的升到半空，他輕輕地喊了一聲——傑妹。

四

傑走後，潛鶴的生活漸漸地寂寞了，身體也瘦弱了，每每看不見傑在面前，他——只有流淚。

天氣暖和，已到春天，只要到北海的白塔上，四處眺望，北京城已整個地映在翠綠色裏面了，樹上的小雀兒，也吱吱的叫個不休，聲音好像格外嬌嫩似的，青綠的葉間，預備着開各色的花朵，風也變成柔和可愛了，是的，春天真的到人間了。

這是傑走後的半月，潛鶴早就起來，很快的出去。

街上靜寂得像鄉間一樣，電車裏面，也只稀稀地坐着幾個去趕頭點鐘上課的學生，很迅速地在街面滑過去，初出的太陽，嬌羞地照在地上，

他輕爽地在街旁散步，用力的深深吸着新鮮空氣，有時溫柔的春風從對面吹來，

帶了些清香。他如醉了似的，在美麗的景色徘徊。

走近天安門的石板道上了，高大的城樓，望去只見無數的紅色古牆，黃瓦蓋的屋頂，靜寂地，更看不見行人來往；那古老的遺物——宮殿，却還帶着十足的專制氣味，安穩地聳立在那裏。他走得倦了，無意識地冷笑了一聲，走進旁邊的中央公園，這時公園裏的景物，和什麼時候都不同，處處泛着新鮮的意味，靜寂得像一泓綠水似的，門口買票的，無聲無氣的坐着，間而有纔起身的小鳥兒，玩皮而又嬌嫩的叫了一聲。他輕爽地開步，什麼也忘記了，整個地融和在自然中，路旁小山上，都已披着深深的顏色，可是太陽高了許多，有點晒人，他轉彎走到盡頭，那裏更加清幽了，只有一片深鬱的松林，前面更是一條小河，不如說是荷池吧，他很快意的坐在樹蔭下的長椅上面。

鐵欄下面的池子裏，荷葉快長出水面了，仔細看去，似乎有幾朵含苞待放的蓓蕾；對面的城牆，偉大的站着，但是已含着十分衰敗的氣像了。

他虛懷地坐了許久，心中太清靜，想起傑來了，又連接想起愛他的婉雲。

坐得很久了，不知在什麼時候，太陽已晒到他的身上，蔭影也移了方面，他悵悵地站起來，走回歸家的路。

五

春天，人總是比什麼時候都懶些，潛鶴早上睡在牀上，醒了，可是身子總是軟酥酥的，不想起來。

窗外旖旎的春色，又使他想起早上的散步。

在這時候，他心中忽然生了一種奇妙的感想。

——我為什麼這樣的怕女人呀，她們不都是很可愛的嗎？

——不是，她們外表，雖然美麗，內面那心，却毒得厲害哩，只會騙人。

——不過她們，未必人人是壞蛋吧，只看男人們，比她們更壞哩！

——好的少呀！誰又算好，誰又算不好呢？

——那只能在自己的心裏，纔能夠決定呢。

他想到這裏，微微地一笑，他覺得世界上沒有什麼好與壞的規定，只要自己歡喜誰，在個人方面，就覺得他或她是好人；反之，自己所恨的，就是壞人，而在別人，或者覺得他是好人。人對於人，就是這樣的，他把從前對於女人的印像，似乎平和了些，美化了些，女人中或者也有我所歡喜的人哩，他很興奮，似乎在寂寞的生命中，發見了一線光明。

他快樂地起來，到外面去散步，在路上，他回憶到婉雲，對他的情景，以及傑對他所說的話。

「大姐姐，似乎很歡喜哥哥似的……她常常在紙上寫着哥哥的名字哩……」

——她一定是在愛我了，但是先前我怎麼完全一點都不覺得呢，我太對她不起，我辜負了婉雲，其實她並沒有什麼弱點呀，她是很美麗溫柔的女孩子，她和傑一樣十分可愛啊！潛衛深深地覺得婉雲可愛，就越覺得自己太對她不起。

——一定的，她一定說我是個傻子，一定十分恨我了！

若是婉雲還的北京。他一定會快快地跑在她的面前，同她求恕，恕他這樣無知；但是她已遠遠地去了！

從早上到現在，他發生了一種像上面的感想，與先前十分矛盾的感想。他悵悵地回家。

忽然他發現了桌上有一封厚厚的信，是從青島寄來的，這使他十分的驚喜了。拆開，裏面有兩封，一封是傑寫的，另一封却是婉雲寫的，他懷着大大的喜悅，與希望，高興地看下去。

大哥哥：

請您不要怪我，為什麼到青島後，好久不寫信給您。

實在，是一星期內玩得瘋了，青島並不是可怕的地方，牠是一極美麗的城市，有光滑的街道，碧綠幽靜的海灣，有美麗而不是一個式樣的紅黃各色的洋房，還有許多可愛的的朋友，每天陪着我玩，我有許多美妙的玩具，好吃的東西，和一些別的我所心愛的

東西。

但是，我總忘不了哥哥。

不說了，我親愛的大哥哥，呀，什麼時候來這裏和我玩呀？

小妹傑。

潛鶴看完了這短短的信後，大聲的快樂的笑了，似乎可愛的傑，就在他面前似的，他又接着讀婉雲的信：

潛鶴先生：

很對不起的，我很冒昧的來擾亂您平靜的心情了，十分不該這樣的荒唐；可是，先生，我心中實在有很多的話，好久以前就想盡量的對您訴說了，現在，一直到現在，我不能稍稍地容忍了！所以纔寫這信給您，十分的對不起啊！在此深深地表示歉意，請先格外的諒解！

自從去年的春間，我第一次與傑妹和先生見面後，在那短促的談話間，我這幼小

無知的女兒，心中就深深地被先生的談話同化了，可說是美化了，從那時起我的精神，十分的興奮，很想先生以我爲一朋友，我沒有大的慾望，只僅僅地希望和您在學術上，精神上，做一泛泛的朋友。

上面的話，未免太冒昧了吧，我不知不覺地提起筆來，就寫出這樣的話，使我自己看了都很驚疑，爲什麼開始就寫這樣荒唐的話呢？這點，請您原諒，因爲我幼稚的心中，不知道要如何虛假，才能寫出適當的語言，你我都是青年，所以現在我毫不客氣地，秉着坦白的心情，繼續寫下去，先生別怪我吧！

在我十六年的青春裏，我從未與任何異性交過朋友，心中也曾未被任何異性所誘引過，因爲我還是一知識淺薄的女孩子啊，同時我從父母朋友口中，所知道關於異性的行爲，及別樣的事情，使我十分的懼怕，於是使我更加不願意與男人接近。

起初，常常地從傑妹口中，知道些關於您的行爲與態度，在她天真的口裏說出來，使我感覺得意外的歡喜，於是也想先生以朋友待我，如待傑妹一樣，把我做天真的孩

子看待；但是，使我大大的失望，先生給我的只有冷淡，也無所謂冷淡，只是平凡了吧！當時我對先生還是一樣的敬慕，而對自己却十分懷疑，一定有什麼不良的地方，纔使人家輕視呀，可是一直到現在，離開北京以後，處處留心自己的行為，好像沒有什麼不良的地方，不過，自己或者看不出自己的壞處，所以我常常地問友人們，「我有什麼缺點？」人家大都以一笑回答說：「沒有！」我不曉得！朋友都不肯直說，我更懷疑了，自己一定有甚麼不良的行為。

先生，我希望您能給我一個回答，使我知道在您眼中的缺點，用旁邊的態度看別人的錯處，是很容易看出來的，並且，先生與我，雖然不是知己的友人，也曾相處過很久，年紀也比我大些，自然知識也比我高深些，一定的，無論如何我希望先生，能不客氣地指教我，這幼稚的孩子啊。

還有許多想說的話，可是我不敢說下去了，雖然我心中是多麼失望，可是也還有一線可期待的地方，我希望這唯一的期待，不要欺誑我這年輕的孩子纔好啊！

先生，我向來是十分孩子氣的，這次我却不同了，我自己看這信後，覺得所說的話與先前大大的不同。

上面所寫的一切，有些地方太荒唐了！可是這是我所要說的話，所以很直切的寫出來，請您諒解這說不出的苦衷。

青島的風景很好，聽見傑說您不久能夠到這裏，不知什麼時候動身。

先生，恕我吧，恕我太冒昧了，無論如何，總要給我一個圓滿的回答啊，我這不懂的孩子，在這裏期待着。

我不能寫出良好的句子，來感動旁人，可是這信中所說的幾句話，都是我毫不虛假而真實地寫出來的，先生，想必會看得出來。

寫得大冗長了，就此止住，往後再談，敬祝
努力於未來的生命！

婉雲。

潛鶴看完後，無語的將信鄭重地收好。

——太辜負婉雲了，信中所說的一切，在她和我見面的時候，就生好感了，可是當時我一點都沒有覺察出來，一點都不知曉啊，這信中似乎她還在記憶着我，還不十分的怪我太冷淡了吧！我當如何的安慰她失望的心，請她恕我這樣的無禮呢。

——他覺得自己的主張太矛盾，也怪不得，從來就沒有與任何女性接近過，所以只是懷疑而不明白，世界上的人并不是個個是他理想中的怪物，純潔美好的女人，不是到處都有嗎，只是不易尋找罷了，愛與憎在各人的心中，並無一定，客觀的標準，全憑主觀呵！我現在覺悟了！

——婉雲，她是一良好的女孩子，呵！真奇怪，先前我抱定那鋼鐵似的主張，只是向醜惡那方面看去，想去，而不觀察別人的良點，說實話，雖然我不愛她，在先前。但是我並沒有恨過她呀。

——呵！呵！不必想了吧，過去，算是永遠地過去了，婉雲在信的末尾，也是在說「努

力於未來的生命」嗎！她這句話說得多麼透澈，含蓄着多麼偉大深邃的意思呵！我應當如何的珍視着這青春的生命，莫讓它隨便的逝去了！

潛鶴坐下，預備復傑和婉雲的信，告訴她們，他不久就去青島，與她們見面。

他愉快了，走出去，太陽已高高地升在天空，似乎在向他微笑；他眼前充滿着光明，希望。一切都在向他祝福似的。

他鄭重的將信放進郵筒，向前走去，偉大的光明幸福的一幅自然的圖畫，在他眼中心裏愉快的展開了。



•角五價定冊一裝洋• 雲 婉

遠 家 方 者 著
書 各 全 暨 書 廣 者 行 發
局 大 國 益 益

年 十 二 國 民

82

002252

1

